四庫全書

史部

包孝肅奏議集卷七

宋　包拯　撰

民事

論歴代并本朝戸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徳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戸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歴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戸口記籍莫得而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戸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戸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自武帝平吳之後編戸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戸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戸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戸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

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欽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

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為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寅寅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

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録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户内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替期且

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録里正充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歴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歴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便若比押録里正先歴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苦樂甚不均濟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永充者亦聽從便

寛卹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踴貴淮南西路蘄黄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糴民間之蓄盡輸入官官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一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饑者況遇凶年亦何辛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盗充斥聚集成羣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虜官司不能禁自光壽以南距

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蒙蔽不以上聞使朝廷無繇知之況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彫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盖年凶則民饑饑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賑貸之夫救災䘏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寖成大患得不為朝廷之深

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兖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方略臣僚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縣捕捉免成後患未蒙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强賊處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令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為害不細况臣嵎山累年震動去春兖鄆又地震兼春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異之大者固不虛發不可忽

天戒而不大為之防也且前代并本朝天下凡有灾傷盜賊即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等使循行郡國令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若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别路對换有才略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兖等州長吏并差臺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冦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搔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贓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絶無名之率爾若乃横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嵗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

而起塗炭海內此乃心腹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江淮兩淛折變四章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淛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税見錢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納小綾每疋一貫六百六十文省官絁每疋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歷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石内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遂相度小麥

每斗并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并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糴價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人户難得見錢奉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據合折夏稅豆麥令人户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從便雖有前件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禀但一面抑令人户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

斛斗以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户尤更不易𤼵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歛怨莫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横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應而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况巳萌之兆不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㷔㷔日懷憂懼欲望聖慈特降詔勑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廵歴體量應是諸雜

科率榷且停罷若向去蠶麥稍熟今年夏税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户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并客户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夏税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既

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賤糶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絶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蝻蟲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況東南與壤國家仰之如帑府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獸窮則攫竊恐更為朝廷之憂爾臣先乞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蠶麥豐登中等已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孤貧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無乞下諸路轉運司提

刑司不住巡歴體量或有蠶麥不熟之處人戸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税免致流亡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戸夏税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令只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巳下人戸權免今年夏税折

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今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蠶麥薄熟雨澤久愆耕種失時蝗蝻復起秋成未保人心益怖而又民間錢貨絶難出辦若不特賜寛恤竊慮下等不濟人戸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强壯者盡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畎畝矧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例皆豐熟此乃天意欲少寛東南之民若此數路

稍旱調度或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賤言輕宜無采録但事體至大乞留聖意伏望陛下特出宸斷速賜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中等已下人户今年夏税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尋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税多日兼有路分絶遠之處若更稽緩

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為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蠶只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只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

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
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
錢一百四十文況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
是於災傷年分二倍誅剥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
辦兼將客户等蠶鹽一斤一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
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
四十文計每斤土鹽却納三百五十文況一郡五縣數
十萬口非常暴歛小民重困體實非便欲乞特降指揮

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為府人以九穀為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絶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脩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賚而䘏其困盖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寧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巳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巳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巳竭配者未巳縱有

米價率無可糴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為盜賊不幸奸雄乗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沿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淛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絶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救濟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救濟以

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浙荊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即自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濟必致流亡强壯者起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為患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别無大段斛斗準備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未敢專輙支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

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下逐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即令晝時將義倉米速行賑濟以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即乞早賜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充折并轄下州軍和糴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搔擾必致流亡伏覩慶歷七年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折絹價虧損

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令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制旨專輒施行且命令者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於天下若有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朝廷綱紀亦緣此寖隳矣欲望聖慈特賜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令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千

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即遵行臣竊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

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宥逋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逮益爲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録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斂絶於下矣

請權罷陜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

處拺買應付

慶歷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

零

慶歷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

一斜谷務又打造咸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

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

一修河樁橛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七

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

十四州科買

一揀斫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

二十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

一買上供肉羊兎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軍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其

方木料並是本府并隴州量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户破蕩家産不少每户錮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椿橛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令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只是秦州出産又聞深入番

界採斫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況陝西州軍一年之内三五次各是大叚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目大叚不易若稍不行寛卹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只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為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橛等最為大害乞

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邢洺州牧馬地給與人户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為沃壤而廣平監於邢洺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剩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卯塋其佃

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共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石稈草五十五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疋昨准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盡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皷司進狀及三司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為兩監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為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匹況元占牧馬一匹之地比淇水監可就牧三匹亦未為闕事緣

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值横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髙栁及澤鹵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戸依舊耕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大利無甚於此伏望聖慈體念河北人戸累值災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無益仁化又況與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實為穩便伏

望出自宸斷特降指揮

第二章

臣近為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户依舊佃種至今未降指揮切縁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洺趙三州内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及作父祖卭塋其佃户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户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萬一千餘石稈草

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疋昨准羣牧司指揮令邢州
作二年起遣佃户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户全不肯起
移累曾進狀不行況兩監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
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有廢爲閑田縱添得馬三二
千匹若比淇水監一匹之地可就牧三匹甚不闕事臣
前進劄子見下羣牧司相度必是妄說事端故要占留
欲乞特出宸斷指揮令人户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
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實爲大利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臣昨任高陽關日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明堂赦前令該除放緣逐州軍從前失於舉行臣尋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巳蒙三司送本路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況前件欠負委是逃亡人户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即不是侵欺盜用今又該南郊大赦欲望朝廷特賜指揮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州軍逐縣戶口至少雖有田土以迫近塘泊遮年例皆淬澇秋夏未嘗收熟極邊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卹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例二稅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逮流亡者甚衆欲乞特降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接連之處人戶二稅今後只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折變及支移使知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聖慈以接送契丹國只使往來更不差三番只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逐州縣長吏通判及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忭以為數十年之弊而陛下一旦罷去使河北生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徒用驚駭且三番為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日甚一日誅求擾擾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送伴人使且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

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亡未復若不省徭役罷配率次寛養凋瘵是棄河朔也况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詔此為至當今乃無故復置竊為陛下痛惜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胡口

臣伏覩近降勅命商胡口只候來年秋修塞合要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貴衆力易集臣先奉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商胡經久須

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指揮來秋修塞必是河水
令歸故道縁前來累經差官相度工役五十餘萬三二
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匯住未得通快則商胡固難豫
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也況頃歲之決秪以故道
横隴壅閼水勢不快遂致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
使之浚流便欲修塞商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
年科率之弊虛困六路凋殘之民耳欲乞朝廷且據計
度到故道工役先令差撥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

功可必就即委三司豫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集盖諸路久經災傷雖京東京西河北陜西近歲稍稔然富者竭於率斂貧者見已流離倘不卹他虞遽興大役臣恐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須議疏塞即乞且輟那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功收管積薪聚糧豫為具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戶敷配候開淘舊道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貴民力稍寬功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

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而位踈言賤未賜開納臣
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
甚物貨踴貴且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欵許之自新者盖
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粗寧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
廣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
況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勿擾之安之之
道惟在不横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
伏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

不足且以内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曷足慮哉

領陜西漕日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干繫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産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户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

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指揮省司凡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毫忽錢物納官但虛成擾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為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指揮庶破蕩之家稍獲存濟兼恐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如依應得先降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爲家貧無力起治遞年只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條例開落姓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往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曾起治再具保明申奏至今未見指揮臣因訪聞得舊來州郡最出鐵貨緣人戶先乞起治之後或遇家產銷折無鐵興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送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

資業沿及子孫不能免者比比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懼為後患莫肯興掇所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治戶或有委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弊倖即晝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州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召諸色人起治不得住滯邀難如是人戶樂為鐵貨增羨寬民利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户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户内二百餘户厚有物力比見充里正人户並各高强只以冶户為名經今五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户内係第一等者每户逐年供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别無所費況官中所得鐵貨只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户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

等人戶差役頻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況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

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臣昨奉勑就移此任緣本路久經災滂流亡未復臣自涖事以來應係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費之繁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皇啓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看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犒設軍員並依舊外其諸般用

度頓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為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算約費用過錢三萬三千貫文首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文外自餘瀛州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況瀛州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慮數倍欲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

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况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潦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逭不虞之謗哉欲乞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參校特賜詳酌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别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無狀猥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厨傳稱過客上下承習為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竊慮愛憎之

口因起中傷之語踈外難立孤直易揺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陛下俯矜愚拙曲賜保全或謗毀之縁生緊聖神之明辯誓殫勤瘁上答隆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并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税賦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准備衙前其秋夏二

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為甚每縣或無上等
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
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怨嗟愁苦
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即
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差物力最高者充役
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
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
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

行

包孝肅奏議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包孝肅奏議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包孝肅奏議集卷八

宋　包拯　撰

戒興作二篇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則火

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焰妄起為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宗無為之德令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誡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虚實咸懐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寧豈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挙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

守宏壯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慼衆欲乞特降詔告諭以安衆心

興利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額六十萬石見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絶少慶歴五年内只般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比祖額

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所管綱船
至多秋冬行運不絶蓋是催綱使臣等不切用心往來
催趁致此虧欠萬數不少兼訪聞諸處斗門例皆破壊
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是官員客旅計會
不依時候開放泊綱船來時到彼即無水可行欲乞下
三司指揮逐縣所管斗門限日近須管疾速牢固添修
不得走透水勢仍令催綱使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
如依前曲徇顔情及信縱公人受倖不依時候開放致

有邀難住滯並乞嚴斷所有綱運或准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重行責罰

言財利

論茶法 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國朝茶利課額自收復江浙之後總山場榷貨務逐歲共得錢四百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並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遂添估耗江淮出茶之所

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爲虚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三百萬貫末年雖不及元額在京榷貨務尚得引錢一百五十萬貫自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虚額其實入之數益少近歲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即未知在京榷貨務所虧數目昨准勑節文三司奏據榷貨務擘畫以河北客人入納及配率斛斗給過三色交鈔内茶交鈔每一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支與一百貫茶貨近又准勑命應買下慶歷

五年分茶鈔減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皇祐元年茶鈔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與減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與販及招誘入官其可得乎近鹽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相度況前後累經定奪終無拯之之效以致為害益深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之然也且茶課歲入數百萬貫所以助經費而寛調度不可不審議也欲望

特降指揮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酌中之制俾經久可行委得公私利便即具保明申奏更乞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二章

臣訪聞今歲江淮山場榷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千一百餘萬斤並無客人算請蓋自在京榷貨務擘畫每茶引一百貫文更貼納三十四貫方支得一百貫文茶貨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并稅錢虧欠數百萬

貫則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運使施昌言近巳到闕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副將今來茶法子細公共從長定奪合如何擘畫即得公私利濟經久可行

言陝西鹽法

第一章

臣奉勅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幷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歷二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

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曽知永寧軍見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

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横有沮議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先有

小損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横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其往來之勞妄有臆說實亦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候到陜西相度如沿邊近裏

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事即與逐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為大不便即具畫一事狀乞朝廷詳酌指揮

第二章

臣近奉勑差往陝西相度鹽法自入陝西界沿路訪聞民間恐朝廷改法頗甚憂畏蓋以前來禁榷之後差役人力般運鹽席不堪其苦臣因諭以朝辭日面奉德音

所議鹽法只要便人況聖上卹念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羣情無不感悅臣今與本路轉運及制置觧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爲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訖其有未便事件雖有減損即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葢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歲入糧草支榷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納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乎方今邊防無事亦當

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速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千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無解鹽然出產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災傷朝肴榷且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冗兵或移那

兵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踰三五年則東南財用盡聚京師帑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横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兵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内列營屯衆此强本

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强繇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壞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衛驍銳為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嘗

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縁河朔之民皆禀氣勁悍義勇奮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人之情偽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閲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曰足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即捨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闕錢貨以給籍丁之貧家如此

得兵可倍往歲亦可以少抑兼并而貧悴之户有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羣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兵既壯而禁軍留實京師則内外安矣今北人詭詐萬狀聲言西討修築城栅點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曷以禦之此亦必然之兆得無熟思乎況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且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審將

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可否茍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為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歛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常

患不足只如頃年敵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當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敝而不務救之之策哉欲望聖慈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各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兖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

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縻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成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勇强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偽校之南兵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其訓練之法

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為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鋭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聖慮裁擇不任懇迫之至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

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即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即乞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慶歷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刺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為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為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

八萬餘人若分為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子必賜裁處指揮

論宣毅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揮以為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為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羣黨與效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内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為禍首幸矣況前後作過傷害

官員不少若不早為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處宣毅兵士欲望特行指揮令分擘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凶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内四千餘人却係真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春冬衣賜紬絹共支十

萬三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叚綿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料錢等每月八千餘貫勘會本州夏秋税斛斗共納四萬三千餘石夏税紬絹五千四百餘疋綿二萬七千餘兩外逐年所少斛斗三十三萬七千餘石紬絹九萬八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叚並是轉運司逐時旋擘畫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廩有餘便於計置之處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贍别路兵馬縁冀州所出賦税至少兼不

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僚不為國家經久計慮更屯别路兵馬在彼不惟枉費糧食兼亦絶難計置即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朝廷不切處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真定府兵士十四指揮欲乞專委本路安撫司令客切相度合作如何擘畫令并家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況西路易得斛斗事理至便如賜允許只作朝廷意度指揮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計會河北四路安撫司并都轉運司同密切相度合那移是何軍馬却於甚處有糧草州軍就食約減省得多少糧草仍具委得穩便連署聞奏臣尋與逐路安撫司并都轉運司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目已連署申奏訖今具逐處那移軍馬減省得糧草畫一如後

一冀州那移馬軍十一指揮人員兵士共四千三百八十二人馬九百四十七匹往闕項州軍

就食糧草

八指揮係真定府所管

四指揮往真定府

驍鋭第三指揮三百五十八人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三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人

一萬捷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懷州

一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衛州

兩指揮係高陽關所管并驍捷右廂往恩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一冀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料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貫

糧四萬五千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束

料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博州那移振武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四人往

澶州

一博州每年減省得下項軍糧

糧一萬二千餘石

一深州那移馬軍雲翼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七十九人馬四百一十四匹

一深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草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束

料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二斗

右臣實見兾博深三州糧食最為闕少近雖計置得約

及一年已來緣支多收少其冀州又不通水路即今民力困竭便糴輦運俱不能及須且那移兵士往前件州府況逐處軍糧有備兼通黄御河易為般運伏乞聖慈令檢詳前狀早賜指揮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臣竊見河北州軍近年時有兵士結連為過其頭首皆依法斷遣外所是隨從之人及諸般為非勘結之際情理偶未彰灼所司務從輕典各行降配多只於本州或

隣近州軍移配近下軍分此輩元是上軍一旦因事降配却於本州或隣近執役見有同類豈無慚悚則包藏禍心轉欲為非扇惑兵伍深不穩便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逐路安撫司應今後兵士等作過合行降配並令移配向南州軍本城或牢城收管如合配廣南遠惡處者自依元條施行

包孝肅奏議集卷八

包孝肅奏議集卷九

宋　包拯　撰

議邊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勅書附

右臣以懦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殞越罔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精加擢擇一旦緩急用人以庸謬之

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
況虜中日有事宜奸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
德往年之事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
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
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不論列及此令叨邊寄安敢循默
而不傾竭愚慮圖所以為報哉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
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

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陛下
萬機之暇少賜觀覽則沿邊利害粲然可見仍乞宣諭
兩府大臣參議可否鋭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浼瀆
宸聽臣無任悚悸激切屏營之至

勑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勑張田省髙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包拯奏
竊見汝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説
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宣諭兩

府參議可否事汝舉術精深志慮宏遠能窮邊瑣善啓忠規文成七篇說通三訓雖杜牧之之注孫子臧嘉猷之集羽書會稡研覃曾不是過也覽觀之際良深歎嘉故兹奬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二章

第一章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

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北人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人自古嘗惡其連盟協勢以爲中國之患以今觀之釁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爲國家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

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詞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瓌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别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爲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到本任訪聞契丹自賀乾元節人使回後即目頗增幽涿等州兵官及不輟移易軍馬覰其奸計殊未可測況沿途城寨如雄霸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最是要切之地與北敵接境路徑平坦絶無險隘控扼之所全籍守將得人以為備禦緣逐處知州并兵官向來輕授未甚選擢若非綺紈少年即是罷軍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為身計其他訓練備禦之法有名無實

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即令邊任守將當無事之時俾潛一郡或無敗闕若猝然用之禦寇必先事而敗矣欲望
聖慈特賜指揮令於武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略可為將領者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微累亦棄瑕録用俾分守沿邊要郡訓練兵甲大為之具庶幾上下熟其節制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
聖慈早賜裁處施行

請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竊見瀛莫雄三州並是控扼之處其雄州尤為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為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逕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其間居民又係兩地供輸以至本州衙校及諸色公人等多是彼中人戸充役凡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意漏泄竊恐浸成大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撫馭守邊之術凡事遞相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即未免為朝廷之憂

緣塘州軍可為邊境之固者乃北倚雄州為重耳雖城
壁堅峻而兩界人户悉處其中深可為慮也欲乞特降
指揮今後應雄州通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慎重有
材略及武藝之人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
早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三章

第一章

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朝廷重遣使命以

答其意者蓋羈縻不絕之誼也且北敵 自先朝請盟之
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昊賊背畔以來邀乞無厭
情偽可見臣訪聞契丹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
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
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
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
之禮未之或闕無釁而動佳兵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
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強則

驕傲弱則畢順皋北方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要荒治之來則敺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制遠人之常道然無代不為中國之患議者或謂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茍支體未寧則心腹安得無患願陛下深鑒於此慎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契丹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悳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

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請乃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為詞況今夏地震於并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且北方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略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廩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別郡數十與遼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

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雷去如脫兎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每念至此寒生毛骨况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丁寧訓諭俾圖議謀筴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陛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北方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備而不為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驕將墮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但持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孰慮乎臣昨奉命出境遼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鴈門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絶

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方成等亦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况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滄景李漢超關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

原姚令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涖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徵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正旦館伴并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宥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退張宥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等人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荅且已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衣而罷至來日到中路未

坐御筵之前先令人白館伴欲要咨聞相次館伴召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與館伴云昨夕示諭雄州之事為未知子細不復欵答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者方子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足憑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一門若只是郡中創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

開門本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
丁寧邊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侵入南界創
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況兩朝載言誓
書若欲懽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伴見
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雄州子
細詢開門去處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别無創置
臣等合具奏聞欲乞密諭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慎
重免致漏洩

論昊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朝回書其意未順令楊守素朝辭將發未審朝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昊誠欵仍賜誓書竊恐北朝因之得以為詞於理未便緣北朝結好四十年矣事無纖鉅莫不徇從一旦驟違其意非計之得也況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可容易擬議哉設欲恃北人之舊好納西戎之新欵縱無後患亦防他變得此失彼恐未為福萬一敵情忿戾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

𩦲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繫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或未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内彼中事機盡見然後圖之惟陛下特賜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欵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虚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

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觧鹽課利亦慮浸成大敝闗防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闗東支用或許客人禆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乗轉成搔擾固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繒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亡猒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塞柵備禦之具

亦不可少懈緣臣疎外之職素不預議但采於物論知所以然敢罄公言少裨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内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况地據要害境接敵界兼訪聞契丹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為名其安肅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拔降

勑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别議借置必恐變故難測此
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欲望聖
慈於内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令齎密詔往彼縋入
城中以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逆黨知朝廷並貸前罪
普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未即信從其間詿誤脅從
之人以使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
朝李懷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
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俊斬懷光

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勅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寛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縁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城中生聚枉遭塗炭兼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别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内臣齎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便

乞河北添糴糧草

臣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師臣訓練卒伍廣為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契丹情偽亦甚諳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釁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覬乃所為其志不小而

議者但欲少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震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為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徧往三路便糴緣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

宸斷許於内帑支見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乗此之便相兼收糴俾倉廪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寛聖慮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寧訓諭俾謀議畫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况當此可為之際若不鋭意速圖但務因循憚於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為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蠧於下内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决施行况北敵請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寛國用而紓民力爾今邊鄙不聳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

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昊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絶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燕雲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敵國之虞而令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為哉欲望聖慈宣

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兖鄆等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矜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允則識敵之情偽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勗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不得慎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捉過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于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場及幽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之事便為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只備支賜

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為意正恐一日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客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在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只令探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并訓練點集

兵馬造作奸謀年歲豐凶轉移糧草凡干大事即許申報自餘打圍移帳放赦修城細碎尋常衆人所見虛偽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廢金幣無益於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仍乞嚴賜約束不得漏洩所貴逐處官吏用心緩急免致誤事

論蠻賊事 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申勘到行者孫之

道稱蠻賊等三千餘人商量入連州打刼勘會彼中兵甲數少已差奉職周僧辨帶兵甲一百人前去防托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郴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卤略無得賊計必謂嶺南無備有侵軼之意兼聞八月九日蠻賊五百餘人打刼連州桂陽縣兩村人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勢轉盛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枝梧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之兵力綿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

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㫾以禦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
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
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為患轉大貽朝
廷之深憂也

第二章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蠻賊二千餘人入連州界
打劫殺害人命及使臣等并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
有將略武藝使臣前來防托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

賀英韶等州最與荆湖南路接界切慮蠻賊以嶺南無備乘虚深入縁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救援不逮乞於逐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寨栅屯兵守把今蠻賊累次打刼其勢稍甚若不令速剪滅為患不少如候朝廷差撥禁軍恐無所及縁北人乍到不諳風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起兵進討况虔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使臣往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

近應副事體至便地里不遠人心可用欲望速降指揮

包孝肅奏議集卷九

包孝肅奏議集卷十

宋 包拯 撰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闕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朝廷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縁支多收少夏秋二税又無准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叚闕食且河北天下之根本士卒絶糧勢必生變伏望聖慈詳審事機且將闕糧州

軍士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必不誤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邊兵士不可輕動况北人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之間必未有釁若軍無餱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為患益甚則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之事不可不深慮也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勑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近年

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裏州軍例皆闕乏糧儲有只支得一兩月去處雖本司於去年秋擘畫預給三說文鈔配糴三百五十萬自後又為安撫司以配糴不便乃借支諸州常平倉及那撥封樁斛斗外只令糴三十一萬石為一年準備其斛斗又並未般到闕糧州軍虛作見管數目不過夏初漸已支盡勘會三司先於別州支撥斛斗應副內汴河綱四十八萬石見在河陽積貯及於京西支撥二十九萬石各已差官裝發往衛州通利

軍下卸兩月有餘方起發得十七八萬石其京東三十五萬石令轉海往滄州雖聞和雇客船一運只裝載得三萬餘石一年可發得兩運亦未見報起發次第近准中書劄子令更配糴一百萬石充軍糧況河北河東水旱相繼人戶流亡殆盡雖有存者亦宜撫卹不可重有搔擾雖欲抑配必恐無由辦集臣自受命以來夙夕疚懷緣河北軍糧支用浩瀚每月約支五十萬石一年約支七百萬石或緩急添屯軍馬所費轉多今來若不自

京師及早急速計置往彼秋初必致闕誤至時卒難擘
畫應副河北腹心之地糧食稍絶必有他變為患不細
近聞江淮發運司今春頭運並是和雇客船非乂到岸
當此水勢調匀之際兼人船完備乞令三司相度便添
錢和雇那撥斛斗二百萬石往衛州或通利軍下卸即
不可更候第二運蓋五六月後水勢浩大官船必不能
前去且救濟河北惟有此路捨是則無以為計若稍更
遲疑即不及矣伏望陛下早賜指揮三司施行

請於懐衛糴米修御河船運

臣竊見御河上自懐衛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般運斛斗無便於此即目綱船大小只及三四百隻兼多是損壊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累年已來官司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將別處支用日近方鳩集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都轉運司選差知次第幹事官員於鎮府界西山採斫木植作栰前來令本司更於諸處盡底刻刷工匠差官專監併手造船

及添修損壞者旋支往本河輦運況懐衛州素號沃壤斛斗至賤可以計置應副沿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三二千隻舳艫往來銜尾不絶即邊儲無匱乏之虞兼免貴價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朝廷支撥見錢及本路應係諸般封樁錢等並令收糴共及一百萬石逐路糧食雖及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三説新法

全未有客人入中已具事由聞奏乞令沿邊且用見錢
交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降指揮今秋田苗甚好將來
必是豐稔若不預爲擘畫必臨時措置不及況積蓄軍
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邊郡甚欲得銀絹等博
糴或朝廷以三說新行不欲改法即望聖慈特許於内
庫支借銀絹一百萬疋兩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
依見錢價例收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免貴價
入便大支却在京錢物等事體至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嘗謂大司農耿壽昌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一失此冊羌人故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

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緩急如何取濟雖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自强敵講好觀釁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息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為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

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趁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自御河輦運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廩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指揮施行

求退

求外任

第一章

臣以極陋至庸之質過叨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以英睿之德兼夷曠之度

詢求讜議容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遇也然以位
疎言賤罕或施行上則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忤執政
用之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苛暴
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茲忝冒實
不皇寧伏望陛下憫以無他矜乎不逮寬其罪戾賜以
保全俾出領於單僻庶少圖於薄效臣欲乞江浙一次
知州任使臣無任懇願激切之至

第二章

臣近者上殿曾具劄子進呈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至今未奉指揮進退悚懼啓處不寧竊念臣識闇材駑任優責重於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朝廷之庶務不能周獻替既無所聞論議又不足信冒榮滋久靦顔不皇退揣至庸顧全素守伏望陛下曲回聖造俯諒愚衷特與保全俾從外任誓圖報效靡憚捐糜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章

臣生於草茅蚤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
知事君行巳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
循而況親逢盛辰驟被殊用寘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
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於朝廷之政或闕國家之
計所先爵寵非賢權幸干進臣嘗披瀝肝膽冒犯威顔
寔忌諱之不知曷怨仇之足避濫當所職既竭乃心然
才無所長愚有不逮雖間形於狂瞽徒仰紊於睿聰止
成蹇諤之虛名詎見巳行之實效犬馬之賤豈憚溝壑

之棄捐塵露之徵無裨山海之高大上則孤聖君之盛選下乃迫多士之公言勢難苟安理宜知退向者屢陳封削未賜允俞尚出入於軒闈每慙羞於面目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愚直匪為身謀憫臣孱微所憂任重從其危懇委以外藩獻替之司庶免妨賢之咎循良之寄誓竪盡瘁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恩竢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四章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立朝孤直荷聖獎知每竭肺肝勉圖報塞雖夙夜匪懈務進於瞽言而歲月逾深訖無於善狀臣當堅辭所職退避能賢思之甚詳志方不奪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危迫惠此頑冥特霈俞音俾分便郡尚全要領幸出於回容誓竭糜捐終酬於覆載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指揮施行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汙高明之地彌負素餐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陛下矜其拙訥賜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消效臣無任懇悃竢命之至

第六章

臣前後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以臣到院未及二年依天禧元年新降詔

書令依舊供職者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上不能廣聖主之德下不及救當時之獘若乃不愧屋漏罔恤人言雖苟逭於邦刑恐難逃於陰譴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審分鑒此由衷特推從欲之恩免罹非據之咎冒瀆宸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章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密州曾具論列未賜施行進退憂惶罔知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與待罪

諫列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陛下聖度淵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恩不忍輕去在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浙一便郡誓殫薄效上荅鴻恩臣無任懇迫竢命之至

包孝肅奏議集卷十

包孝肅奏議集原跋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為之發揚因搜訪遺稾欲傳之為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左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

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兹可以廣
吾志也迺俾祇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
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
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
授括蒼吴祇若書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
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為煨燼獨歲時烝甞
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别作公

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雲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磻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磻老敬書其後